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56

《西厢记》

段启明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一、成书过程/1
- 二、作者和版本/9
- 三、戏剧冲突和人物形象/28
- 四、艺术特点/55
- 五、崔莺莺曲词选析/72

一、成书过程

在山西省永济市城西十二华里(即古蒲州城东五华里)的峨嵋岭有一古寺,称普救寺。它始建于隋,扩建于唐;后虽曾毁于地震、大火,但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修复;特别是1958年以来,更按原貌重修。今已成为山西省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人们对这座古寺之所以如此关注,就因为家喻户晓的古典戏曲名著《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在这里。

《西厢记》是元杂剧的“压卷”之作,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典范作品。它的故事题材取自公元九世纪唐人元稹的传奇《莺莺传》。《莺莺传》亦名《会真记》,主要讲唐代书生张珙(“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孤坚,非礼不可入”)曾游于蒲州,住在普救寺内,其姨母(崔氏)也带着女儿莺莺住在这里。时逢乱军“大掠蒲人”,崔氏母女“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幸得张生保护,“遂不及于难”。张生对美丽的莺莺一往情深,以至“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莺莺终亦“自荐枕席”,“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囊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不久,张生赴长安,数月后,“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莺莺

“待张生之意甚厚”。后以“文调及期”，张生又将西赴长安，“崔已阴知将诀矣”：

（莺莺）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欷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

张生因“文战不胜”，“遂止于京（长安）”。曾“赠书于崔”，莺莺亦复信表达深情。而张生已变心，视莺莺为“妖孽”，以所谓“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的说词，抛弃了莺莺。但作者最后却说：“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莺莺传》写出了一个“颇有情致”的爱情悲剧故事。

自宋代以来，很多文人学者都认为《莺莺传》里的张生，就是作者元稹本人，莺莺则是元稹的表妹。（参阅宋赵德麟《侯鯖录》卷五载王性之《辨传奇莺莺事》）但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则指出，张生即元稹，而莺莺既不是大世族崔氏女，亦非元稹表妹，“莺莺所出必非高门，实无可疑”。因为：

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元稹）无

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门之女，舍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

因此，《莺莺传》的爱情悲剧故事，实即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作品里的张生，无疑是一个充满封建意识的负心者、变节者；但作为一个唐代的封建文人，要投身到功名利禄的角逐中去，也只能采取“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抛弃莺莺，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而鲁迅之所以批评此作之“篇末”“遂堕恶趣”，则是因为作者公然在结尾处以“善补过”之说为张生开脱、辩解，“文过饰非”。因此，千百年来，《莺莺传》能够长久流传，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原因，决不在于张生的辩解和元稹的说教，恰恰相反，乃是出于对莺莺的同情，对“始乱终弃”的批判。在这里，元稹所鼓吹的思想和他笔下的艺术形象，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社会效果。

《莺莺传》所写故事在宋代流传更加广泛。秦观、毛滂都有《调笑转踏》歌咏崔张故事：

崔家有女名莺莺，未识春光先有情。
河桥兵乱依萧寺，红愁绿惨见张生。
张生一见春情重，明月拂墙花影动。
夜半红娘拥抱来，脉脉惊魂若春梦。
春梦，神仙洞。冉冉拂墙花树动，西厢待

月知谁共，更觉玉人情重。红娘深夜行云送，困鞦韆横金凤。（秦观）

春风户外花萧萧，绿窗绣屏阿母娇。
白玉郎君恃恩力，樽前心醉双翠翘。
西厢月冷落花雾，落花零乱墙东树。
此夜灵犀已暗通，玉环寄恨人何处？
何处？长安路。不记墙东花拂树。瑶琴
理罢霓裳谱，依旧月窗风户。薄情年少如飞
絮，梦逐玉环西去。（毛滂）

赵德麟又作《商调蝶恋花》，叙写崔张故事，“句句言情，篇篇见意”：

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载于本集，而出于小说，或疑其非是。今观其词，自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娼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惜乎不被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好事君子，极饮肆欢之际，愿欲一听其说，或举其末而忘其本；或纪其略而不及其终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于暇日，详观其文，略其烦褻，分之为十章。每章之下，属之以词；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别为一曲，载之《传》前，先叙前篇之义。调曰商调。曲名《蝶恋花》。句句言

情，篇篇见意。奉劳歌伴，先定格调，后听芜词：

丽质仙娥生月殿。谪向人间，未免凡情乱。宋玉墙东流美盼，乱花深处曾相见。

蜜意浓欢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轻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

.....

锦额重帘深几许，绣履弯弯，未省离朱户。强出娇羞都不语，绛绡频掩酥胸素。

黛浅愁红妆淡伫，怨绝情凝，不肯聊回顾。媚脸未匀新泪污，梅英犹带春朝露。

.....

懊恼娇痴情未惯。不道看看，役得人肠断。万语千言都不管，兰房跬步如天远。

废寝忘餐思想遍，赖有青鸾，不必凭鱼雁。密写香笺论缱绻，春词一纸芳心乱。

.....

庭院黄昏春雨霁。一缕深心，百种成牵系。青翼蓦然来报喜，鱼笺微论相容意。

待月西厢人不寐。帘影摇光，朱户犹慵闭。花动拂墙红萼坠，分明疑是情人至。

.....

屈指幽期惟恐误，恰到春宵，明月当三五。红影压墙花密处，花阴便是桃源路。

不谓兰诚金石固。敛袂怡声，恣把多才数。惆怅空回谁共语，只应化作朝云去。

.....

数夕孤眠如度岁。将谓今生，会合终无计。正是断肠凝望际，云心捧得嫦娥至。

玉困花柔羞拭泪。端丽妖娆，不与前时比。人去月斜疑梦寐，衣香犹在妆留臂。

.....

一梦行云还暂阻。尽把深诚，缀作新诗句。幸有青鸾堪密付，良宵从此无虚度。

两意相欢朝又暮。争奈郎鞭，暂指长安路。最是动人愁怨处，离情盈抱终无语。

.....

碧沼鸳鸯交颈舞。正恁双栖，又遣分飞去。洒翰赠言终不许，援琴请尽奴衷素。

曲未成声先怨慕。忍泪凝情，强作《霓裳序》。弹到离愁凄咽处，弦肠俱断梨花雨。

.....

别后相思心目乱。不谓芳音，忽寄南来雁。却写花笺和泪卷，细书方寸教伊看。

独寐良宵无计遣。梦里依稀，暂若寻常见。幽会未终魂已断，半衾如暖人犹远。

.....

尺素重重封锦字。未尽幽闺，别后心中事。珮玉彩丝文竹器，愿君一见知深意。

环玉长圆丝万系。竹上斓斑，总是相思泪。物会见郎人永弃，心驰魂去神千里。

.....

梦觉高唐云雨散。十二巫峰，隔断相思眼。不为旁人移步懒，为郎憔悴羞郎见。

青翼不来孤凤怨。路失桃源，再会终无便。旧恨新愁无计遣，情深何似情俱浅。

……

镜破人离何处问。路隔银河，岁会知犹近。只道新来消瘦损，玉容不见空传信。

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

崔张爱情故事，除文人记写、歌咏，在民间亦广泛流传。从南宋罗烨《醉翁谈录》的记载中知道，当时的“话本”已有《莺莺传》；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中又有“莺莺六么”。这表明崔张故事已为民间艺术家们广泛采用，并创作成各种艺术作品。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四百年左右的时候，即金代章宗时，董解元以诸宫调的形式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亦称《弦索西厢记》），使崔张恋爱故事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王实甫杂剧《西厢记》的基础。

五万言的《董西厢》是一部说唱文学作品，由一百九十多个套数的曲词和散文体的叙述文字组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正是一部规模宏伟的长篇叙事诗或诗体小说。而五本二十折的《王西厢》则是一部代言体的优秀戏剧。明清曲家常常

议论王、董孰优,其实,这两部作品都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实不愧为“双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么,除了分别属于不同艺术种类之外,就是在语言上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的不同:《董西厢》“字字本色,言言古意”(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王西厢》则如“花间美人”(朱权《太和正音谱》)。而这样的风格的本身,是无所谓优劣的。

二、作者和版本

《西厢记》的作者，是著名的元杂剧作家王实甫。鲁迅先生曾说过：“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因此，其作者大多不见经传，生平资料极少。王实甫亦复如此。直至今日，仅仅知道其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等极其简略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雍熙乐府》里收有套曲《退隐》，未注作者；而明人陈所闻《北宫词纪》卷三中此套曲则注明王实甫作。如所记无误，则从这个套曲中可以看出王实甫还经历过官场奔波，最后退隐，享年六十以上。此曲调寄〔商调·集贤宾〕：

拈苍髯笑擎冬夜酒，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免饥寒桑麻愿足，毕婚嫁儿女心休。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千支周遍又从头。笑频因酒醉，烛换为诗留。

〔逍遥乐〕江梅并瘦，槛竹同清，岩松共久。身外何求，笑时人鹤背扬州。明月清风老致

优，对绿水青山依旧。曲肱北牖，舒啸东皋，放眼西楼。

〔金菊香〕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乐桑榆酬诗共酒，诗潦倒酒风流。

〔醋葫芦〕到春来日迟迟兰蕙芳，暖溶溶桃杏稠，闹春光莺燕语啾啾。自焚香下帘清坐久，闲把那丝桐一奏，涤尘襟消尽了古今愁。

〔么篇〕到夏来锁松隐竹坞亭，载荷香柳岸舟。有鲜鱼鲜藕客堪留。放白鹤远邀云外友，展楸枰消磨长昼。较亏成一笑两奁收。

〔么篇〕到秋来醉丹霞树饱霜，绽金钱菊弄秋，半山残照挂城头。老菱香蟹肥堪佐酒，正值着登高时候。染霜毫乘醉赋归休。

〔么篇〕到冬来搅清酣鸡语繁，漾芳檐日影稠，压梅梢晴雪带花留。倚蒲团唤童重烫酒，看万里冰绡染就。有王维妙手总难酬。

〔梧叶儿〕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虑休，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

〔后庭花〕住一间蔽风霜茅草丘，穿一领卧苔莎粗布裘，捏几首写怀抱歪诗句，吃几杯放心胸村醪酒。这潇洒傲王侯。且喜的身登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贍綢，有园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休，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

〔青歌儿〕呀，闲处叹蜂喧蜂喧蚁斗，静中笑蝶讪蝶讪莺羞，你便有快马难熬我这钝炕头。见如今蔬果初熟，浊酒新篘，豆粥香浮，大叫高讴。睁着眼张着口，尽胡诌，这快活谁能勾。

〔尾声〕醉时节盘陀石上眠，饱时节婆婆松下走，困时节布衲里睡鞦鞣，偶乘闲细将玄奥剖，把至理一星星参透，却原来括乾坤物我总浮沤。

据今人考证，他主要的活动时期在元成宗贞元大德年间（约1295—1307）。明初永乐年间的贾仲明，曾为钟嗣成《录鬼簿》中八十余名元曲作家补写吊曲，吊王实甫之《凌波仙》云：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颼颼，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智谋。

作辞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据此可知，实甫文采风流，才华四溢，与勾栏歌妓有密切交往，深为“士林”钦敬。王实甫的剧作，《录鬼簿》著录十二种；《太和正音谱》著录十三种（多《破窑记》）；还有人认为《娇红记》亦王实甫作，则为十四种。其中《西厢记》、《破窑记》、《丽春堂》三种，流传至今；《芙蓉亭》、《贩茶记》今仅存一折；

其余均已失传。

王实甫生活在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元代。蒙古族统治者把各族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实行民族压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蒙古人打死汉人可以不偿命：“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元史·刑法志》）对广大汉人严加防范：私造武器者，“处死”；有武器“不输官者”，“处死”（《元史·世祖记》）；“私藏甲全副者，处死”；有十件铁器者，“处死”（《元史·刑法志》）。汉人即使为蒙古族统治者效力，做了官，也不能担当正职，《元史·百官志序》说：“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赵翼《廿二史札记》亦云：“（元）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广大知识分子，也蒙受种种屈辱和迫害，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说（《郑所南集》）表明文人、知识分子处于仅仅优于乞丐的卑贱地位。而由于元代科举制度时兴时废，他们的出路也更加渺茫。总之，王实甫的时代，对广大各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充满苦难的时代。了解这一时代特点，将有助于我们对《西厢记》的理解。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产生于元代，但我们今天已看不到元代的版本，其原始面貌已不得而知。今存最早版本，是明弘治十一年（1498）刊本《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五卷），即所谓弘治

本。据今人著录统计,《西厢记》之明刊本达四十余种,清刻本亦近四十种,加之近人校辑注释本,总数当在百种以上。在明清版本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所谓“金批西厢”,即金圣叹批评之《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谈论《西厢记》,不能不涉及金圣叹。在明刊《西厢记》中,已有多种加批的版本,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如徐渭、李卓吾、汤显祖、王骥德、凌濛初等等都评点过《西厢记》,但三百年来,影响最大,最有特点,争议亦最多的评点,还是金批。

圣叹原名采,又名喟,字若采,明亡后,更名人瑞,字圣叹。苏州府长州(今江苏省苏州)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卒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享年五十四岁。少年时补长州博士子弟员,后因著文“怪诞不经”被革除学籍;再应科试,以优异成绩,补吴县庠生。圣叹终生布衣,惟以设帐讲学,批书衡文为业。他本性豪放,恃才傲物,“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廖燕《金圣叹先生传》),“遇贵人辄嬉笑怒骂以为快,以是大吏颇憾之”(蔡圻《金人瑞》)。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清世祖死,哀诏至吴地,众官吏设幕哭祭。圣叹与众诸生哭于文庙,鸣钟击鼓,请逐酷吏吴县令任维初。集千余人,至官府,进揭帖。朝廷遂以震惊先帝,聚众倡乱罪处斩圣叹等十八人。

圣叹博览群书,称《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矢志逐一



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重刊本

《奇妙全相註釋西廂記》書影

批点,但仅完成后二种。一生著述分属“唱经堂内书”、“唱经堂外书”、“唱经堂杂篇”(据其族人金昌叙录),但多未完之作,今或残存,或全佚。圣叹能诗,有抄本《沉吟楼诗选》行于世。

金圣叹对《西厢记》的批点,实际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西厢》原文的“修订”; (二)撰写了两篇序文(《恸哭古人》、《留赠后人》)及八十一条《读法》; (三)随文批点。在这些文字中,虽然也反映出金圣叹的某些陈腐观念,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则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大胆地驳斥了卫道者把《西厢记》视为“淫书”的观点,肯定了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是正当的“必至之情”。另外,极其注重对《西厢记》艺术成就和创作经验的总结,不仅归纳出“烘云托月”、“移堂就树”、“月度回廊”等等艺术表现技法,而且强调文学创作中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表现;他的评点扣紧原文,揭示出极精微的蕴含,确可振聋发聩。

对金批的评价,向有歧议。如清人梁廷枏认为:“金圣叹强作解事,取《西厢记》而割裂之,《西厢》至此为一大厄;又以意为更改,尤属卤莽。”(《曲话》)而李渔又称赞“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当然李渔也指出:“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